雪泥書屋雜志

雪泥書屋雜志卷之四

雪泥老人遺筆　　次男房述

漢儒傳經學至鄭氏而極盛然而後儒𭀚𭀚有異辭皆言詩箋好破字也如願言則嚏其之禮也䙫於農郊山有橋松其人美且權田畯至饎鄂拊韡韡其農孔有曰予不戕䥫菑南畝莫宵下隨有兎鮮首厲瘕不瑕古之人無擇先祖於㒞戎車孔傅此類甚多皆所謂鄭氏改字者然而鄭氏非改字也毛詩與三家互異鄭據毛為箋亦時時采取三家異文博而多通固非孤守一家者也

然鄭注周禮存故書注儀禮存古文舊說注論語存魯讀古讀獨於詩箋采三家而不記所出何哉當鄭氏時二禮論語諸家遺文寖微寖滅若不謹記舊聞將恐後學者不復得聞之也詩則毛氏尚未大顯而三家皆在學官天下所習誦苟讀從之卽見者知爲三家詩不須記也此所由與二禮論語不同者也今學者不見三家詩則以爲鄭氏改字鄉使鄭氏早知三家之學將不傳於後亦必且謹記之曰此字魯詩作某此字齊詩作某此字韓詩作某必不但曰此字當作某此字當讀爲某

而已也長發釋文引沈重言箋以假爲寬暇此以義訓非韓字也夫沈重獨以假暇爲非韓字則是其他改讀多本韓字沈重固明知之矣沈重時魯齊詩已亡而韓詩僅存故沈重知韓字而已其從魯齊改讀者沈重亦不能知也揚水篇素衣朱繡箋曰繡當爲綃士昏禮宵衣注曰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據士昏禮注乃知箋改繡爲綃實本魯詩而箋亦不言也故曰鄭氏非改字也周易注亦多破字讀如禮霜爲其溓於陽也彪蒙秀有孚苞康宣嗛鳴豫積豕之互解

甲宅一屋爲笑蘗其瓶倪仉天寮祥也爲尨爲幹卦爲養此類皆易注破字世又謂鄭氏好改字與箋詩同今按溓於陽古文作慊於陽荀虞陸作兼於陽王弼作嫌於无陽一屋古文作握蜀才亦作屋傳作渥倪仉古文作劓刖荀王陸作臲卼爲養古文作陽虞作恙王弼作羊漢時易學非一家私傳師讀各異亦猶詩家之有齊魯韓毛各守所傳不必盡同而鄭氏傳費氏古文易自爲專門又博采他家擇善而從之皆足以廣異聞資考信其不記所出亦如詩箋之不記三家也今學者不見

漢時諸家易故以爲鄭氏改字要以鄭氏不改詩字足以明其必不改易字也從三家詩改毛字非改詩字也從諸家易改費字非改易字也鄭注尚書九河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蔡氏書傳難之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爲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以今論之漢經師篤實謹慤容有誤證而決無臆說無稽考而言之者鄭氏所必不爲也書疏引春秋寶乾圖曰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遏八流以自廣公羊疏引尚書中候曰齊桓公之霸遏八流以

自廣此皆鄭注之所本也然緯書誕妄不經不可為訓而鄭氏信之輒據以為注此則通人之一蔽也觀其所蔽而又足以知其謹慤緯書猶篤信之不敢疑也況敢以己意輕改古經之字者乎必不然矣夫鄭氏論贊羣書其大功尤在三禮然如周禮稍人注引詩維禹敶之信南山作甸之均人注引詩畇畇原隰信南山作畇畇儀禮鄉飲酒禮燕禮注皆言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其義未聞而毛詩序皆有其義箋曰其義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禮記坊記引詩曰履無咎言注曰履禮

也氓篇作體無咎言箋從毛傳爲兆卦之體坊記引詩曰度是鎬京注曰度謀也文王有聲篇作宅是鎬京箋曰宅居也坊記引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注曰畜孝也此夫人定姜之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燕燕篇作以勗寡人箋從毛義爲莊姜之詩曰戴嬀思先君莊公勸勉寡人以禮義禮器引詩曰匪革其猶注曰猶道也文王有聲篇作匪棘其欲箋曰非以急成從己之欲郊特牲注引詩曰爲下國畷郵長發篇作爲下國綴旒孔子閒居引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

不遲聖敬日齊注曰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齊莊也是鄭注讀詩上爲湯躋下爲日齋也長發篇乃上爲湯齊下爲日躋孔子閒居引崧高詩曰生甫及申注以甫爲仲山甫詩箋則曰甫甫侯也此類甚多皆注禮與箋詩異者其故何哉禮注所稱魯齊韓三家詩也箋所據者毛詩也毛詩與魯齊韓詩不可强同固宜兩存其說不以牴牾爲病故鄭志荅炅模言爲記注時依循舊本就盧君耳後得毛公傳而爲詩注故與記不同記注已行不復改之以是觀之則可見鄭注諸書雖互有異同

要皆傳授有自博存師說而不敢專輙愼之至也他如
檀弓注引易白馬翰如曰翰白色馬也而易賁卦注曰
翰猶幹也是又禮注與易注不同者蓋亦猶之與詩箋
不同而已也然就禮注一篇之中亦有自爲違異者樂
記曰禮也者報也注曰禮有往來樂記又曰禮有報注
曰報讀曰褒褒猶進也則是與往來之義異矣樂記曰
石聲磬磬以立辨磬卽鐘磬竽瑟以和之之磬而注曰
磬當爲罄字之誤也若依注讀爲石聲罄卽下文君子
聽磬聲文無所承若亦讀爲聽罄聲則罄非樂器之名

與上下文所謂聽鐘聲聽琴瑟之聲聽竽笙簫管之聲皆不一律此尤異解之未安者也然祭義注亦曰報皆當爲褒左傳室如縣罄服虔本作縣磬然則報褒磬罄古書固多有通借鄭氏但爲未審文義而實熟於古字古音聊作此讀亦所謂容有誤證而決無臆說者乎夫苟無臆說以欺後學則使人有所按據以考定其是非雖有誤解可得而更正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鄭注春秋左氏傳久逸不傳而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注曰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

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公即位爲公即立鄭氏左
傳雖逸而獨於禮注中尙存春秋古字然則鄭氏五經
之學何嘗不同條而共貫乎而說文所稱春秋左氏皆
古文者倘亦即鄭氏所見公即位爲公即立者乎眞足
令人想望而不置也
莊子齊物論聖人之所圖也按圖當作啚讀爲鄙一切經
音義引詔定古文官書曰圖啚二形同盖古字或借啚
爲圖而啚鄙同音又相假借此所以混也說文曰啚嗇
也集韻啚鄙同

道德經前識猶言前志也識志古字通志記也記載先王之禮謂之前識老子爲周柱下史職司前志而非其道之所貴故論之韓非解老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黒牛也而白題詹何曰黒牛也而白在其角視之果黒牛而布裹其角嘗試釋詹何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黒牛而布裹角也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故曰愚之首也此以前識爲前知非矣解老喩老多淺妄不能明道德之意特取其所見本最古也

大戴禮曾子十篇是大賢眞傳論語之亞而爲小戴所不取大學非曾子之書獨嘗引曾子之一言耳中庸雖託名子思亦似非眞而並爲後世所貴以配論語孟子讀書人不能別眞贋久矣

曾子立事篇曰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按立當作齊據劉向別錄言所校中戰國策書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知當時寫書多俗體如此

論語馬融注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甚誤也祭義漆漆

者容也自反也鄭注曰漆漆讀如論語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修整也據此知論語古義切切是修整之貌曾子立事篇云兄弟憘憘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以此証之盆信鄭義之精馬注之謬也說文曰偲强也據此知偲偲是强勉相競之意偲古音若賽今俗語人相競勉曰偲是也朋友數斯疏矣安有以相切責爲常者哉

書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禮樂志師古注曰釐讀曰禧文帝紀師古注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釋詁曰

禧告也說文曰禧禮告也庭按釐五帝紀作飭上經允釐五帝紀作信飭皆用眞孔古文讀釐爲禧訓爲告勅之勅此二句乃史述堯事言堯告勅虞氏下嫁二女於嬀水之汭使爲婦於虞氏之家也不曰於舜而曰於虞者告飭舜家也則是告於瞽叟矣堯旣告之則知舜之必告之矣孟子曰舜不告而娶告則不得娶帝之妻舜而不告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此蓋周末書說已不知釐降之義故生不告之說而從爲之辭然而堯舜大聖婚姻大禮乃以不告爲訓豈若以必告爲法哉眞孔

古文深明經義足以補孟子之所不及關繫甚鉅可寶貴也

論語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當讀唯何甚人絕句何甚人者今俗語甚麽人也莊子天下篇曰沐甚雨櫛甚風言沐甚乎曰雨可沐也櫛甚乎曰風可櫛也二甚字亦作甚麽解唯何甚人者言不論甚麽人也與其進不與其退二句尚就互鄉童子說至與其潔不保其往二句便是推開說不專指互鄉童子矣

論語舍曰欲之孟子舍皆取諸宮中而用之舍並訓爲甚

麽齊魯人土語也今尚有是言音賖古之遺也

荀子富國篇葷菜百蔬以澤量澤當作睪音若鐸家語睪

如也注曰睪高貌余按睪卽今堆垛之垛古字假借作

澤

酒誥馬融注引或曰成王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

因爲謚今以詩書考之或說良然荀子堯問篇以周公

自稱成王叔父亦其證也劉向不知生號成王之義故

說苑改爲今王之叔父而楊注荀子反以成王爲後人

所加非也商書大傳韓詩外傳亦皆作成王

韓非五蠹篇曰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按鄉人似是妻子之稱也南史張彪傳呼妻曰鄉里沈約詩亦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疑自秦時質言稱妻曰鄉人六朝人沿其遺語也行謂所言無不行

房謂列子樂汝之糧張湛注曰樂乘也蘇秦傳羸縢履蹻羸與樂聲近義通蓋言乘行縢而踏草屨也今京師人語謂乘曰羸矣余按房說失之荀子議兵羸三日之糧注羸負擔也莊子胠篋羸糧而趣之釋文羸裹也方言

攕儋也然則羸縢謂緘縢而負之也列子榮亦攕之假音訓棄非也

樂毅報燕惠王書曰以身得察於燕按察讀爲際謂交際也察際古字通用中庸言其上下察也察乎天地皆以察爲際

史記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國策作觸讋下無言字是誤以龍言二字合爲一字也當據史記正之又按荀子議兵篇注引國策作觸龍是唐時本尙不作讋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汜得金壺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

勿乘駑蹇按反者覆也覆取其下片也曲禮毋反魚肉意亦如此鄭注云爲已歷口人所穢則是以反爲還也而下文毋嘬炙注又云爲其貪食甚也嘬謂一舉盡臠特牲少牢嚌之加於俎加於俎則反也毋反則必嘬也二注相悖似鄭之誤當據晏子春秋義正之

據魯仲連傳連責辛垣衍後即邯鄲之圍解據趙世家邯鄲圍解後七年廉頗殺栗腹又一年廉頗圍燕而連遺燕將書正當栗腹兵敗之後燕國被圍之時則是連責辛垣平後八年又作遺燕將書也燕將之下聊城當在

此前二三年則在邯鄲圍解後五六年也燕將姓名不傳下聊城事亦無考獨傳仲連此書耳國策以此事與田單殺騎刦混爲一時之事大誤史記亦云田單攻之皆失考也此事在田單殺騎刦後二十八年

大戴衛將軍孟子篇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忘古妄字家語作故動則不妄可証也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忘皆當讀爲妄

墨子貴義篇曰曰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荀子富國篇曰畝數盆據二子書盆蓋量名也可証論語

與之衆九百亦是以益爲數也

管子有權修篇卽輕重九府篇也劉向言九府篇民閒無有然據後文無權修解而有輕重七篇以發明經言篇意經言又無輕重篇故知太史公所讀輕重九府卽權修也今當據史記改題

淮南高注曰濞讀燕人強春言救之救今按強春當是強舌之誤文選注引高誘曰濞湊漏之流也濞昌卽切

老子爲天下式式當讀曰慝古音同假借字見賓筵鄭箋今俗字作忒言非好也莊子天下篇引老聃曰知其雄

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式獨遺此句不引蓋不知式字假借而讀爲法式之式疑其句意不類故也

易林旅之賁怕婦之詞也陰是陽公可對公爲雌嫗妙語絕倒

又豐之艮曰鷄鳴同輿思配無家執佩持凫無所致之此用女曰鷄鳴之詩曰子興視夜曰雜佩以報之曰弋鳧與雁易林全用詩詞而云思配無家知古三家詩說此爲悼亡之詩明矣

漢百官公卿表師古注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按所稱漢制皆本劉昭續百官志爲說惟比六百石志作五十斛李賢光武紀注引志作五十五斛而此作六十斛不同宣紀如淳注

曰律百石奉月六石以是率之則千石者月六十石二千石者月百二十石惟二千石則有中與比之不同千石以下皆無也比之云者皆初置之官比視古官以定其秩祿正與齊同非異等也劉昭自爲臆說以言後漢之制師古據之而言前漢又漏八百石而不言今更之曰漢制秩百石奉月六石二百石月十二石三百石月十八石四百石月二十四石六百石月三十六石八百石月四十八石千石月六十石二千石月一百二十石中二千石月一百八十石

史記謂叔孫通大抵皆襲秦故而賈彥周禮疏謂通取法於周不知何據也通之書世不傳而陳書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尊贄不珪致享無帛王公同贄鴻臚奏賀孔穎達禮記疏亦曰高祖皇太子納妃通制禮謂天子無親迎皆不知其何自得見通之書也

漢蕭何九章後世無聞今考其時所有罪名則棄市一宮二斬右止三斬左止四劓五黥六城旦舂七鬼薪白粲八隷臣妾九司寇十笞十一又有髡耐完等名但不知九章何以分屬耳

毛詩序以旄丘爲黎人責衛伯新臺爲宣公納伋妻皆衛宏附會之妄說非古義矣列女傳黎女爲衛莊公夫人甚不得意傅母憐之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此劉向用魯韓詩舊說而言之少誤古無二人共作一詩如後世詩人聯句者也據詩義乃傅母作式微黎莊夫人作旄丘此卽二人共作詩也易林以旄丘爲旣嫁不荅之詩必用魯韓舊說也眞古義也據新臺詩義皆言娶得醜婦而見棄置也燕婉之求謂欲求婦也籧篨戚施謂婦醜也易林亦

以新臺爲既嫁不荅之詩必又魯韓舊說也眞古義也吾讀易林歸妹之蠱一卦詞而得二篇詩古義復明甚可樂也

漢刑法志曰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按此志每論五刑皆不及宮若不知漢朝有宮刑何也景帝詔曰去肉刑賞賜長老又曰除宮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也鼂錯對策曰肉刑不用而又曰除去陰刑是漢法本有宮刑文帝欲爲德厚與肉刑三各異時除之其事

甚明矣至景帝中四年死罪欲腐者許之自是宮刑復用而志皆不言何也

易林艮之師曰秋梁雌雉所至利喜按論語鄭注曰孔子山行見雉食粱粟鄭意以粱粟秋熟而雌雉食之爲得其時必用先漢古義也故易林亦用秋粱雌雉爲趨時得利之喻可與鄭注相証

史記孝景本紀後二年正月省列侯遣之國十月大旱而漢書云冬十月省徹侯之國秋大旱蓋漢初以今十月爲歲首卽謂之春正月以今九月謂之冬十二月至太

初改行夏時之後史家乃追改國初四時月數以昭畫一謂春正月爲冬十月故冬在春前非漢初本法然也是年偶未及改仍用舊史之文故十月在正月後此秦時及漢初紀月數也當記之

十二諸侯年表所列周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吳凡十四國而題曰十二諸侯者此以表見春秋爲王自當以周魯爲綱不在諸侯之數除周魯爲十二諸侯也六國年表以周秦爲綱亦與此同例索隱說非是

宋陳彭年等重修玉篇非唯廣益字數而已其於顧野王

孫強之舊章蕩然無復有所存者獨仍其書名耳唐以前字林之行盛於說文此書多引說文不一引字林幷唐人著述明矣又卽以唐人音切爲說文音切唐時說文之學皆不其然又曰鎦古劉字此用徐楚金說耳其書顯然出二徐之後安得復上元哉

顏李之學不學文此顏李之一病也蓋不學文則無以擺脫其時文酸俗之氣而其發之於言也欲達意而不能達意欲記實而不能記實欲動人而不能動人時文酸俗之氣害之也是以昌黎以學文爲知道非虛語也孔

門四教文爲之首若之何不學文哉

黨同伐異學者惡習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者擊也異端者別一端也執此端以攻擊彼端者學者之害而聖人之所畏惡也自此節書失其解而學者皆以異端二字爲詈人之稱可笑也

顏習齋先生年譜言二十七歲時與人騎行馬逸其一墜衆因共言明朝生員騎馬必一二人控轡近失其規先生秘嘆不悔不慣乘而悔不多控僕士習爲何如哉聞之黃縣范先生云觀此嘆知先生必慣乘矣然前三十

歲時馱棉至五夫市騎至朱祖墓下恐不能上則是先生亦不慣乘矣余謂先生雖不慣乘而不悔不多控僕何妨嘆別人乎

顔習齋謂文墨之禍中於心則害心中於身則害身中於家國則害家國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詞之慘而意之悲也按此論後世文士之文誠爲切中其弊惜不見三代而上眞文章也孔門以文爲四教之首而先生不重使其得用必有實效亦必有野哉之譏先生無周公之風矣自惜生晚不得與先

生一論此也

顏習齋辨王荆公韓侂胄之冤識膽俱雄當古如此使人飛動矣然二人所以蒙冤者不可不辨也聖人之任天下事也不敢與人為敵而能使人為之用化之使為我用則小人亦可以有功而激之使為我敵則君子皆可以為患王韓二公自信其才志之可以有為而不知與人為敵之可畏此所以事不成而身名俱敗也有志斯世者當知其冤尤當知其致此冤者之有由也

酉陽雜俎有肉攫部肉攫最我所惡也子美咏鷹我尙不

欲讀宣和畫鷹我尚不欲觀今爲段君牽率看此卷書如對惡客也

一物不知儒者之恥非養鷹之謂也荀子有言曰不知無損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其殆養鷹之謂也段君博學而喜志怪廣動植徵內典多不急之言又作肉攫部不賢於博弈矣惜哉

支諾皐記元和初李和子遇鬼事云貨衣具鑿楮鑿楮即今之紙錢也據此則唐時已有之或謂起於五代時非也

貶誤云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爲二癡引古諺云有書借人爲嗤借人書送還爲嗤也按癡嗤聲同人所嗤笑即是愚癡其意亦同非有誤也古人以有書不應借人而借書不應送還薄俗之語也或作借書一瓻送書一瓻瓻酒瓶也字雖變而意則厚矣

僖十年公羊傳曰踊爲文公諱也何休注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余按正文與注皆通字形訛爲踊晏字春秋路寢之臺成而不通焉今本亦訛爲而不踊焉而說苑作通可証二字相混也漢書夏侯勝傳曰齊人通

正言田延年傳曰通徃就獄皆古齊人語耳

支諾皋記秦漢前吳洞女葉限事云洞人貨其履於陀汗國王命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無一稱者其輕如毛履石無聲云云此可為古有裹足之証矣唐人作書述秦漢前事而有斯証揚升菴不能引據乃偽作秘辛亦淺陋之甚矣

讀江都汪容甫述學內外篇共一册謂連山郎烈山氏中旗郎鍾子期眞讀書人語也分別觀之益我良多如是讀書人天下復有幾人乎容甫名中乾隆丁酉拔貢生

也嗚呼文章慆命何以勸能

禮坊記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鄭云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按士有故得殺犬大夫有故得殺羊若有故殺之因而坐之不可云不坐犬羊也坊記之意正以士大夫得殺犬羊故不坐犬羊以爲自我殺之而食其肉又坐其皮仁人不忍爲也雖非所殺猶疑似於所殺故不坐也若依鄭意請問有故殺之坐乎不坐乎

說苑辨物篇載子產聘晉論黃熊事云鄭簡公使公孫成

子聘於晉是子產諡成子也可補左氏傳之所未備

又政理篇云牧門之漁字書無牧字據新序雜事一雜事三皆曰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然則牧門疑當爲闕門之訛闕字脫去上門則欮牧形似也荀子儒效篇作闕黨向之所本也

易林旅之豐曰束帛戔戔賻我空盂徵召送君變號易宇按戔戔者裂帛也空盂言無飯也徵士之禮薄矣然徵召而送之君所則變更舊號改易屋盂貴富之日至矣以此知仕路況味自古皆然也

新序雜事四云温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温降按陽樊温原皆南陽之田襄王所以賜晉文也始皆不服而終歸之事亦相類故左傳曰遷原伯貫於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温大夫是温原同時降晉之驗也呂氏春秋為欲篇韓非外儲說皆誤以温為衛而云攻原得衛甚失其實當以此書正之

又節士篇載紂囚拘關龍逢事云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按檀弓鄭注曰末之猶微哉此言命之理微而難知關龍逢正言觸死是蓋有命也論語作亡之漢書引作

茂之皆聲轉意同

又善謀下篇云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軾箕子之門按史記今本作釋箕子之拘徐廣所見一本作式箕子之囚據下文軾智者之門知囚乃門之形譌而陋者又改爲釋拘也當以此書正之

按星訣引青囊奧語四十八字而有十字錯者使後之學者如何能知其說也楊公以後無一人知其說者今幸而得之當與諳說之吾方自思之錄之於左

青囊奧語曰坤壬乙巨門從頭出坤壬乙山起祿存而巨門在其後頭也後後

舊本作從字形之誤今改正

艮丙辛上位是破軍艮丙辛山起輔星則破軍是其上位也上舊本誤作位今改正巽庚癸盡是武曲位巽庚癸山起武曲也本或作巽辰亥者非乾甲丁貪狼一路行乾甲丁山起貪狼也本或作甲癸申者非也此以上是起星之例但舉十二山而二十四山可知舉四星而九星可知矣其挨輪之法每隔四位

左為陽子癸至亥壬左順輪也陽局順輪乾亥壬艮寅甲巽巳丙坤申庚此十二山皆陽局自子而癸以終於亥壬是為順輪右為陰午丙至未丁右逆輪也陰局逆輪子癸丑卯乙辰午丁未酉辛戌此十二山皆陰局自午而丙以終於未丁是為逆輪也舊本誤作午丁至巳丙是仍左行非右行也今據理改正

李卓吾評東坡與李方叔書云此等人如何與說此言卓吾性情薄惡看東坡卻是如此此此眞佛地位人也卓禿

杜做和尚耳獨怪其嗜讀東坡文乃不能變化氣質何哉

東坡仁宗飛白御書記本是才智不足卻說不同本是功業有限卻說難明解此者可與於立言之法所謂不黏嘴脣說話者之妙也

東坡詩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一言善謔遂爲千古戲劇文人之筆可畏如此

歲丙辰館於津門得陽宅秘書一册於沈子璞函璞函名文璨行二諸侯老賓客也於書無所不窺爲人眞樸有

意氣善罵世從之談輙忘倦焉其家在蘇州閶門內金獅子橋史家巷晚香堂

班孟堅東都賦曰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難古字然也溫故知新已句絕言其識舊典也然而知德者鮮矣言其徒馳騁乎末流也東京賦曰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二賦用論語意同耳今本難誤作難因讀溫故知新已難爲一句謬甚

張平子西京賦曰要紹修態麗服颺菁薛注曰要紹謂娟

婢作姿容也余按要紹卽陳風夭紹也靈光殿賦曰曲枅要紹而環句李注曰要紹曲貌

又東京賦曰罔然若酲朝罷夕奪氣褫魄之爲者忘其所以爲談失其所以爲夸此言客聞言罔然若病酒於朝罷勞於夕奪其氣而褫其魄之爲者矣李注本罷下誤多倦字因讀罔然若酲句絕朝罷夕倦句絕殊不成文

左太沖魏都賦曰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圖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原注曰王褒甘泉賦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自眩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窺

泉楊雄甘泉賦鬼魅不能自逮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張衡西都賦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竦兢非都盧之輕蹻孰能超而究升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覗竦懼雖輕捷與鬼神猶莫得而自逮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升高彌望得意之謂也異乎老子云若升春臺之爲樂焉故引習步頓以實下稱八方之究遠適可以圜於徑寸之眸子言其理曠而當情也庭按四賢作賦皆含規諷是以說其竦懼此賦純是頌美

故說其雍容得意然頌美者意淺而規諷者味長安得以此自謂笑過前人乎此太沖不識前賢作意耳

班叔皮北征賦乘陵岡以登降息郇邠之邑鄉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注引漢書右扶風栒縣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治邑也應劭曰左傳曰畢原豐郇文之昭也臣瓚曰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黯是爲郇叔又云文公滅郇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界也今河東有郇城即古郇國也庭按瓚意以叔皮誤用郇邠事也惜不能詳考致誤之由終留一疑案

耳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曰隱陰夏以中處霐寥窲以崢嶸庭

按上文云歷夫泰階以造其堂下文云遂排金扉而北

入此段在其中間爲階堂之上金扉之外大夏多陰向

南而不見日光故曰陰夏也李注曰陰夏向北之殿也

非矣

張平子歸田賦曰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庭按蘭亭序

天朗氣清卽出平子此賦而昭明以爲似秋不錄何爲

乃錄此賦獨不似秋耶絲竹管絃亦出漢書張禹傳皆

非右軍自造也

傳武仲舞賦曰明詩表指嘳息揚聲庭按將舞之頃先自明其所舞之詩表述大指也蓋出進而歌已歌而躡節已躡節而明詩已明詩而後舞此其序也古舞不可復見於今而余得於此賦中觀之致足樂也

馬季長長笛賦李善注曰周禮笙師掌教吹笛庭按周禮作遂杜子春讀爲笛而馬融賦言笛生乎大漢則融意不讀遂爲笛與杜子春說全異也今注馬賦而引笙師吹笛此無能發明作意而徒以殽亂其間作注如此爲

甚駭矣

是以閒介無蹊人迹罕到庭按閒介無蹊出孟子山徑之蹊閒介然觀趙注似亦以介然屬上句讀也閒介是雙聲字謂微小之甚僅僅有之曰閒介然今齊俗尚有此語也李注以閒介為隔絕之義非也

故聆曲引者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焉聽遵弄者遙思於古昔虞志於怛惕以知長戚之不能閒居焉李善注曰遵弄蓋小曲也說文曰遵倅字如此庭按江淹擬顏特進詩步櫚遵瓊弁注引說文

曰𨓈雜字如此據兩引不同而倅雜字形相似此由說
文寫本荒忽不同故李善兩引之而昭十一年左傳杜
注曰𨓈副倅也是晉時說文本已有作𨓈倅者故杜預
據之爲解也左傳釋文曰說文𨓈從卄今說文竹部無
𨓈字而卄部遣字注內亦無𨓈倅𨓈雜之文此必唐人
寫說文者爲倅雜二形錯訛難明並刊落之矣今以左
傳求之若𨓈是副倅之義其文當云僖子使爲薳氏之
𨓈是使泉邱之女爲薳氏副倅也而今乃云僖子使助
薳氏之𨓈則當爲𨓈雜之義以薳氏有支應雜事而使

泉邱女助之也又以馬融賦求之聆曲引者謂吹笛合歌曲也聽遣弄者謂單吹笛也上文亦曰少息暫怠雜弄間奏雜弄卽遣弄矣是馬融以遣爲雜也稽康琴賦亦曰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奇弄亦遣弄也皆遣雜之義也誠深思此賦及左傳文而遣字古義斷可識矣當於說文遣字注內補一句曰遣雜字如此其副倅之訓不足復存也

說文若擇菜也據知若之本訓爲擇故詩大田曰曾孫是若言曾孫擇取好苗以爲公田也烝民曰天子是若言

天子簡擇仲山甫使賦明命也閟宮曰魯侯是若言蠻夷皆率從應諾惟魯侯所擇而使也書堯典曰帝曰咨疇若是登庸咨疇僞孔本作疇咨按下經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皆以疇若連文不應疇下若上橫多咨字文理似爲不協五帝紀作堯曰誰可順此事此用眞孔古文訓疇爲誰訓若時爲順此事中間無咨字故知僞孔本傳寫誤倒耳當咨在疇上宜據以乙正之言咨詢廷臣誰爲我擇是登庸之人也晉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言欲使人視二公子擇可立者立之也

曹子建洛神賦曰體迅飛鳧飄忽若神淩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

光潤玉顔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李
注曰洛靈卽神而言若者夫神萬靈之總稱言若所以
類彼非謂此爲非神也庭按前文云覩一麗人又云嗟
佳人之信脩蓋視之則人也而飛行飄忽則若神也於
文意無妨注何必曲說凌波微步言涉淌瀨而來也羅
襪生塵言已登此岸履地上也遥望凌波若危若往接
持羅襪若安若還轉眄流精與余目成也光潤玉顔對
面觀也含辭未吐欲言不言也氣若幽蘭呼吸密親也
華容婀娜有容儀也令我忘餐慰渴饑也此一段正賦

交接藴藉無痕千秋妙筆追踪風雅矣然向來解讀多誤艮由前文踐椒塗之郁烈至翳脩袖以延佇此十六句本當在步踟躕於山隅句下忽然縱體句上而誤在若將飛而未翔句下體迅飛鳧句上其文不次序故其意難明也似作者不欲人深知其妙故自倒亂其文欲掩後人之目也

稱正平鸚鵡賦曰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斯當爲期字形誤也今按鸚鵡呼鳴多作期期之聲所謂每言稱期者也言其心期在

西都也西都者西域一都會也李善注云斯此也此長安也就誤字爲注甚失賦意又曰西都長安也鸚鵡言長安樂自古有之未詳所見此亦謬言耳鸚鵡不生長安何當言長安樂耶且稱衡時漢不都長安賦亦何取言長安樂耶桓譚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此亦非鸚鵡之言也

劉孝標辨命論曰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唇乘間電發沸唇言沸騰唇驚也說文曰唇驚也側鄰切李善注本唇誤爲脣齒之脣又引王元長勸給虜書啟曰息

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脣爲沸脣也此注甚陋且不識脣字讀之爲脣大可笑王元長啟亦本是沸脣字也

方言曰斟協汁也燕朝鮮洌水之間曰斟自關而東曰協關西曰汁協疑當作協說文協訓爲摺似古讀協亦音摺斟協汁三字皆一聲之轉也淮南地形訓高注曰眈讀衣褶之褶或作攝此可証斟協聲義之通也今俗語謂如此曰摺即方言協字之音俗通作者字俗亦謂者曰斟又曰汁皆方言之遺語郭注此條闕而未詳故令

後儒鮮聞此義詩氓篇無與士耽言女不可與士如此常棣篇和樂且湛賓筵篇子孫其湛皆以如此謂之湛即方言所謂湛也史記陳涉世家曰涉之爲王沈沈者沈沈亦當讀爲斟斟言涉之爲王乃有如此如此者應劭讀沈長含切劉伯莊讀爲談談皆失其語意由不解方言故也

詩采芑方叔者平王所寵用誤國之庸臣也先是諸侯伐玁狁方叔嘗視師焉亦猶吉甫之爲元戎也雖不如吉甫文武而諸侯力戰有功遂令方叔得蒙其勳伐後然

自許爲威名折衝之臣乎王不知其不能而復使親率六軍南伐蠻荆竟不能成陳而潰敗以歸此詩人所爲痛疾而作刺也夫東遷之初豐鎬之故地未失中國之憂獨在西北而合天下之兵力以拒之內有南仲吉甫屢奏大功外則諸侯用命數年之間稍更完聚砥礪凋兵可以大創戎人使之少休而平往來兩都不失舊物依然盛天子也不幸誤用方叔耀武蠻荆乃覆師辱國中外震恐楚遂猖獗自立爲武王盡滅漢陽諸姬而逼周洛於是中國之憂轉在南方勢不復能支梧西北

遂舉豐鎬而棄之文武成康之業墮矣齊楚秦晉之勢成矣東周不復振皆方叔之罪也二千年來儒者治經不明誤以平王敗軍之罪人而名爲宣王中興之賢將乃以方叔與召虎同稱謬已甚矣今其詩具在尚論古人者當細讀之

皇父自宣王之末以太師與南仲同爲卿士至於東遷之後則先朝之老臣也庭聞之芸臺先生曰皇父賢臣也六章言皇父孔聖是當時衆論以皇父爲聖人也此詩大意先極責平王不用皇父之失又深諒皇父退居之

出於不得已然後以已之不敢求去微諷皇父之自逸此爲責備聖賢之言亦見皇父之去留繫天下之盛衰如此之重也前儒治經不明妄說皇父擅恣七子皆妻黨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此說反亂經義誣蔑忠良傳箋大謬不可不亟正之也

雪泥書屋雜志卷之四終

浙湖程邑學前
街劉文光齋鋟

先君子生無他嗜寢食於經史者逾六十年所著成書咸有專本至於燕居之際時而閱卷泛覽時而對客細論偶有心得往往筆於片楮以備遺忘或粘之壁間或藏之篋內未暇收拾者在在皆是也房幼學之年卽知寶貴每於趨過之餘時有竊錄久而積爲卷帙裒然成書不分部位不按歲時有輒錄之期無漏畧而已痛自太歲在辰

先君見背敬修行狀以乞銘誄而生平著作之多限於篇幅未能備載爰有遺書目錄之纂久已刊呈海內

名流以此編為房所私輯未有題名謹仿小同鄭志
之意且以其中體例不一題之曰雪泥書屋雜志附
於卷末近年以來亦頗有所增益而淹滯仕途家食
日少搜羅苦於未盡茲揀行篋以四卷付之梓人容
俟歸田之日敬發
先藏並訪諸親故續有編纂以藏此事是所願也
時
咸豐乙卯正月下浣日男房沐手敬書於安吉縣署
之玉遮山館